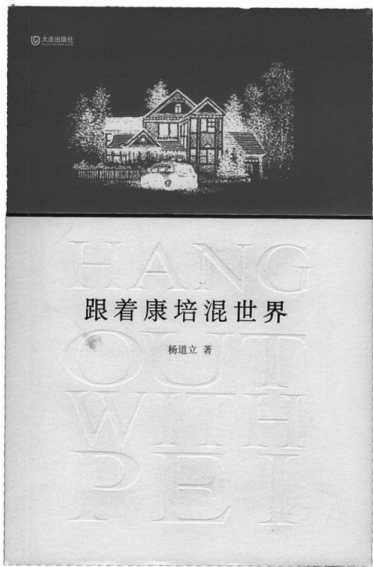


怎一个“混”字了得

蒋子龙



书中用直笔对康培乃至他全家的生活都有全景的纵深的展示，每个人都被写得真实可信，气韵生动，不回避命运的成全与局限、性格中的明与暗，尽可能深刻展现他们心性的丰富，甚至真实到每个人的灵魂。尤其以浓烈重彩赤诚火辣地突显了康培生命中匪夷所思的奇缘。这两位“护命天使”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抱，二是吃。抱是救心神，天下弱者、病者都离不开抱；吃是养身体，看来俗谚说的“女人靠睡，男人靠吃”不无道理。康培列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母亲、沈太太、丽丽。

如今他已经三十八岁，尽管“手只有十几岁少年般大小，双腿细而弯，难以支撑身体”，却已经出版了九本科幻小说。去年九月，康培“咳血，喉咙里还咳出块东西”，这对他这样的病人是最可怕的信号，他自己感觉到“生命之秋真的到了”。将已经具备美国法律效力的遗嘱悬于墙上：“请不要抢救我！”连自己的《美忆纪念册》都已准备好，他相信有来世，并跟父亲商量好，死后将骨灰埋在乡间别墅四周的森林里……很显然，这不是个寻常意义上被死神追逐的人。于是，他的父亲康海山想请人给他写本书，让儿子“能够看到生命最后的灿烂”。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大陆作

家杨道立，理由简单而虔诚，从网上看到杨道立的照片像菩萨。

康培本人就是作家，别人写出怎样的文字才能让这个奇特的生命发出“最后的灿烂”？哪个作家该有怎样的勇气才敢承担这样的任务？然而杨道立经过考虑畅快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她说：“一个全新的题目，能让自己感觉脑子没有退化，精神还在生长。”这真是个聪明的理由。不能不说康海山选择杨道立，还真是找对了人，她确是那种到哪里都能“留下满屋芬芳的女人”，身姿娇巧却掩盖着巨大的能量，仪态幽雅骨子却极富冒险精神，譬如几十年前中国第一张声名远播的城市名片“大连服装节”、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世界海洋日等诸多国家级大型盛典，均由她担纲策划并导演。当她觉得当导演总归是一种演出，不如索性去导真的，竟去当了职业经理人，后来做到了一家大型集团公司的行政总裁……这样一个“文化多面手”，会怎样表述“康培奇迹”呢？

或许是冲淡康培命运中沉郁的基调，她才取这么一个书名，却又怎一个“混”字了得？看似拉杂、家长里短，却时有惊人意象如珍珠般跳出，通篇灵气漫溢、泼洒妙思隽语，一贯的女才子气十足，实则下笔如走钢丝，分寸拿捏得老到而精准。因为稍有不慎，轻者会伤害“奇迹”及呵护“奇迹”的人，重者会将一桩佳事变成错误，乃至灾难。因为主人公康培还患有四种心脏病，“绝对不能激动！”不激动又如何“倾诉他澎湃的心”？人人都的故事中，已经进入自己的角色又如何能不动情？作者用妙笔，自始至终地牵着“奇迹”中的灵魂人物康海山。他对儿子的爱，“深沉而提着小心。”却悲欢不惊，感应日月，几十年下来身上反而有了一种无论成败都扭曲不了的单纯和厚实的亲和力，大山崩于前也能平静接受，通过一系列细节从容写出了他的深度和境界，智趣盎然。

如果说对上述人物的描绘表达了世间一种美好情感对康培灵魂的熔铸，那么书中用冷峻、客观的辣笔，

通过“外婆”传导出另一类情感：“怨恨”——却是对康培灵魂的淬火。外婆出身名门，民国时期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婚姻的失败或天性抑郁，经年累月沉淀为解不开的仇恨和愤懑，其负面情绪笼罩着家里的全部空间，甚至在夜间也会发出惊人的斥骂，折磨着家人又置自己于万劫不复。“像婆婆那样！”——成为康家人的一个诅咒。康培说：“感谢婆婆，是她让我坚定地采用现在的方式生活，不用自己的不快乐去伤害别人，不依赖所谓现代医疗苟延残喘。”“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就是要开心地活，舒服地死。”不回避生活的严酷，“奇迹”才是坚实的，可信的。

或是天赋使然，或是缘分奇佳，康培随之结交了一些根基深厚的智者。至此，成就“康培奇迹”最重要的两大要素都具备了：身体上的保健和精神上的提升。书中犹如神来之笔写到康培的精神渐渐强大起来，有了一种特殊的“尊严与力量”，开始在交朋友，不只是接受帮助，也会不顾一切去帮助别人，甚至让人觉得很难找到如他这般忠诚的朋友。明明是如此美丽帮了康家大忙，她自己却说是他们“改变了我一辈子”，康家父子才是自己的“贵人”。康培的身体尽管“时时刻刻都在疼痛之中”，整个人却变得独立、饱满，常常开怀大笑，充满想象，乐于助人，还成为一些求助者的“精神导师”，为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提供人生的建议。“他觉得重要的事情，自我标准很高，道德标准很高。他从来不需要别人见证，自己有评价，要自己对自己满意。”一位佛界中人甚至称康培“是个老灵魂”。

这是此书最精彩的地方。对“康培奇迹”的形成及剖析令人心折，没有落入残障人励志成才的套路。读到最后，我忽然有些理解作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书名。里里外外国绕着康培的一群人，最初是为了照顾他，后来变成在精神上以他为中心，感受着他在精神气质上处于高端所发散的影响力，吸收从他心里流淌出的纯净。与他相比，其他人确是在“混世界”。

书海拾贝

一个地方修路，两个孩子回到了他们的老家江西省万年县小学读书了。

一次，江西的战友让我参加他们的老乡聚会，我很熟悉他们的语言，他们感到很惊讶，我说：“今生我与江西有缘，我上初中时就开始熟悉江西的方言了，那时大秦铁路正在我们家乡修建……”

前年春节天，曾经在我们家住过的哥哥嫂嫂已经退休了，英英大学毕业后在江西省万年县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云云当兵复员后在当地税务局工作了。去年春节前夕，他们从江西老家坐火车千里迢迢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修建大秦铁路的桑干河畔的西坪村。大秦铁路工程依然雄伟壮观，他们曾经住过的屋子完好如初，但我的母亲，同时也是他们心中记忆犹新的大婶儿已经离世九年多了，健在的老父亲已经步入八十高龄，他们重新见面后很是高兴。为了能见到他们，我也专程回到了老家，三十多年前的那些场景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心中。面对当年的哥哥嫂嫂，望着那长长的列车，听着响亮的火车鸣笛，心中的感受真是用言语无法表达，那浓浓的友情和那历历在目的往事，与家乡的桑干河水一起化作了一首永远唱不尽的歌。

会有过失——这说的是君子的修成。

咱们不谈别的，单说识字这寻常事。汉字有五六万，一说十万多，常用字也在四五千之数。话说人之位子不同，则社会评价各异。作为“村野之人”，没几个敢夸口自己认识所有常用字，更别提全部汉字的。认错字发生在“村人”身上，再正常不过，没人讥笑和非议他们。但是作为现代赫赫“君子”，按理总比一般百姓修养深厚得多，否则凭什么居显位、享美誉，高悬于芸芸众生之上呢？所以，“君子”们断不能像上面说的那样“懈”，比如遇到二乎的字，连字典也懒得查，要么干瞪眼，要么自以为是瞎蒙，以“君子”身份无意中把错儿放大千百倍。别看这么“小”的事儿，也是世风、学风标志和价值导向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浓重的浮躁、谬赏和衰淡文化气息，以及社会普遍认知的偏差，对小孩子负面影响甚大。要而言之，成就君子，只有质朴尚嫌粗俗，也须“终日乾乾”，在这个“长”、那个“家”的花哨美名上，添点儿文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嘛。

灯下漫笔

我有一只盛满小人书的黑匣子，如同百宝箱伴随我度过了少年时光。

那只黑匣子还是那年我从老家炕头抱回来的，长长方方，带一锁扣，通体漆得油黑，盖子是块插板，推进去合上了，拉开来就露出内里。我把那只黑匣子用来收藏父亲给我买的小人书，似乎也收藏着我的憧憬。父亲曾经把我的作业本也放进去，似乎就寓意着什么。那里边的小人书塞得满当当的，一本贴着一本，紧挤在一起，想掏一本出来，必须使劲用指甲捏住书脊，才能慢慢拔出来。那时候同学和邻居都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宝贝匣子，稍有空闲就缠着我让他们也瞧上两眼。每每这时我便骄傲地走回家，揀上一二本寻个阴凉，或找块方砖，或席地而坐，便一页一页跟伙伴们追寻起人物的命运来。

那时候父亲在工厂的宣传部门工作，好像从我上学起，父亲就经常星期天领我进城去，先到省社取了稿费，然后就奔往东大街上的少年儿童新华书店。那个店面门脸儿不大，稍稍缩进街里，可街上各种各样的铺面我都忘记了，唯有那块红字牌匾我至今都记得清楚，前四个字是印刷体，后四个字是毛书体。那时逛书店的人挺多，有大人的小孩，百十平方米的空间总是熙熙攘攘的。父亲领我一进去就挤到小人书柜台前，有时就扶我站在他脚背上，扫视着码放整齐的图书。小人书封面都是彩色，内里多是黑色，还有些上映过的电影故事，由一个个镜头组合而成，多是棕色。我若看上哪一本，父亲便叫售货员取过来，我略略翻过扭头一笑，父亲便去收银台交钱。

我把新买的小人书平放在衣兜里，一只手始终按捏着，生怕不小心弄丢。有时父亲会趁我不注意从后面抓住书角，猛地一抽，我吓得惊叫声起，父亲便呵呵地笑了。有一次用劲猛了，封面被撕破一角，我心疼地噤嘴掉脸，进了泡馍馆也懒得动手，父亲就吓唬我，再不听话以后就不领我进城了。

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就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的举动，只等扭头说声进城去，我心里就乐开了花，蹦蹦跳跳地跟着父亲，一会儿跑前一会儿断后，直奔街坊外的公共汽车站。我知道我那黑匣子今天又会增添一本新的小人书。但父亲上街后喜欢逗趣我，常常快要抵近书店时故意打岔分散我的注意力，从东大街东边走到西头，待看到钟楼下一处橱窗的戏服，我便知道早已走过了。从此上街我会格外警惕父亲的“企图”，从报社出来就使劲揪着父亲衣袖，直到望见了那间少儿书店，心里才放松下来。

回到街坊，我身边会立时挤满小伙伴，都想先睹为快，都想坐我两边，背后也会有头探过来，眼巴巴地瞅着我手中的画面。其实我还是想独自欣赏的，可父亲常常开导我要学会分享。有一回父亲就把几本小人书借了出去，我费了时间和周折才收回来，封面都已卷了角，气得我干脆给黑匣子上了个小铁锁。

我记得伙伴们最痴迷打仗的和反特的小人书，有些根据名著改编的历史故事，虽说看得十分过



朝花夕拾

春

陈鹤龄

一

花养五日趁落蓬
书读一卷更启蒙
刚除残冬岭上雪
即临新春寒外风

二

谁看春色不动容
我道墨香最无穷
抛却枯黄云笈里
笑插鲜绿玉瓶中

访贫

朝 颜

冬夜，山村的空间云在低处
月亮回到梦里
连星星也被西风吹散
躲在群山的后面。你踩着寂静
一一敲响了他们的门
动物没有作声
把你当成了亲人

他们是你的父老乡亲。在冬天
你惦记着他们的盐和柴火

冬日短暂。冬日是被你的温暖
赶走的

草木开始发芽，因为你或者一群
村庄就有了无边的愿景

桑干河畔的情思

桑 农

在“迎新年，送祝福”的笔会活动中，巧遇铁道部第十六局的蓝勇达先生。也许是因为那条铁路的缘故，在闲聊中我们感觉彼此很亲切。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时我刚上初中，蓝先生风华正茂，他还因公差去过我们那里，聊着聊着，那段难忘的修路往事涌上心头：那年大秦铁路的修建工作在我们家乡的桑干河畔如火如荼展开。一天，家里来了一对青年夫妇，男的穿着不带徽章的军服，女的梳着一对长长的辫子，他们抱着孩子，进门后问我母亲：“大婶，家里有空房子吗？我们是来修建大秦铁路的，单位没有家属房……”那年二哥正在山西当兵，看到他们，母亲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切地说：“我们家三间屋子，如果不嫌屋子小，我们住东屋，你们住西屋吧！”说完就把他们领进屋子，把新被褥拿出来边铺边说：“快把孩子放

下，抱着孩子怪累的。”然后母亲和他们一起打扫屋子。我们那里是革命老区，民风特别淳朴，也没有什么经济观念，至今那里的人也不懂得收取房租什么的。

晚上，父亲对我们说：“今天咱家来了客人，他们是来修建大秦铁路的，此路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是国家的大事，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就等于是为大秦铁路的修建出力，再说他们出门在外很不容易，咱们可不能为难人家啊！”一个月过去了，他们逐渐熟悉了我們家乡的方言和生活习惯，他们称我们父母为大叔大婶，我们兄妹称呼他们为哥哥嫂嫂。每次放学回家，我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玩，女孩儿叫英英，刚满三岁，男孩儿叫云云，刚满一岁，两个孩子十分可爱，他们姐弟俩叫我叔叔。农忙时节嫂嫂带着孩子到地里帮忙，有时在家还帮母亲打水做饭等。农闲时节姑姑、姑父、表哥、表姐分别来我们家，逐渐他

们也熟悉了，一家人乐乐呵呵，从来不分你我，生活得好开心。

哥哥在修建大秦铁路的队伍中是司机，有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他开车从我身边过，他慢慢停下车看着我笑笑就走了，几次我想坐他的车，可他始终没有表态。我和弟弟都特别喜欢他开的那辆绿油油的大解放车，多少次想趁他不注意开一把过过瘾，也许他早就看出了我们兄弟的心思，总是把车钥匙看得紧紧的。一天夜里，听说哥哥在路上出事儿了，是他的徒弟开车时走了神儿，追了前面大货车的尾，在紧急时刻，哥哥及时拉手刹，同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正在开车的徒弟，碎玻璃飞溅哥哥一脸，哥哥住院了。从那以后，我才真正懂得车的危险，也懂得了哥哥为什么不让我坐他的车和动他车钥匙的根本原因。高中毕业那年，我当兵离开了家乡。三年后听说大秦铁路竣工通车，修路的人们都走了，哥哥和嫂嫂去了另

一个地方修路，两个孩子回到了他们的老家江西省万年县小学读书了。

一次，江西的战友让我参加他们的老乡聚会，我很熟悉他们的语言，他们感到很惊讶，我说：“今生我与江西有缘，我上初中时就开始熟悉江西的方言了，那时大秦铁路正在我们家乡修建……”

前年春节天，曾经在我们家住过的哥哥嫂嫂已经退休了，英英大学毕业后在江西省万年县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云云当兵复员后在当地税务局工作了。去年春节前夕，他们从江西老家坐火车千里迢迢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修建大秦铁路的桑干河畔的西坪村。大秦铁路工程依然雄伟壮观，他们曾经住过的屋子完好如初，但我的母亲，同时也是他们心中记忆犹新的大婶儿已经离世九年多了，健在的老父亲已经步入八十高龄，他们重新见面后很是高兴。为了能见到他们，我也专程回到了老家，三十多年前的那些场景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心中。面对当年的哥哥嫂嫂，望着那长长的列车，听着响亮的火车鸣笛，心中的感受真是用言语无法表达，那浓浓的友情和那历历在目的往事，与家乡的桑干河水一起化作了一首永远唱不尽的歌。

会有过失——这说的是君子的修成。咱们不谈别的，单说识字这寻常事。汉字有五六万，一说十万多，常用字也在四五千之数。话说人之位子不同，则社会评价各异。作为“村野之人”，没几个敢夸口自己认识所有常用字，更别提全部汉字的。认错字发生在“村人”身上，再正常不过，没人讥笑和非议他们。但是作为现代赫赫“君子”，按理总比一般百姓修养深厚得多，否则凭什么居显位、享美誉，高悬于芸芸众生之上呢？所以，“君子”们断不能像上面说的那样“懈”，比如遇到二乎的字，连字典也懒得查，要么干瞪眼，要么自以为是瞎蒙，以“君子”身份无意中把错儿放大千百倍。别看这么“小”的事儿，也是世风、学风标志和价值导向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浓重的浮躁、谬赏和衰淡文化气息，以及社会普遍认知的偏差，对小孩子负面影响甚大。要而言之，成就君子，只有质朴尚嫌粗俗，也须“终日乾乾”，在这个“长”、那个“家”的花哨美名上，添点儿文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嘛。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王乾荣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夫子这话的大意是：质朴多于文采，就像个村野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则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相得益彰，才堪称君子。

君子，古时一般指较完美之人，也指有地位、广见识的人。现在的“君子”，多与“小人”、“伪君子”相对应，指品德高尚之人，但也无妨指各方面修养兼优之人。不过古今君子，均有名不副实者。

古人科考，仅仅字写得烂，也无缘及第、做官——这个不提了，只说现在。比如一位大学校长，是为君子，没错儿。大学啊，高端学术殿堂。在人心中心，一校之长，统领学富五车的众多教授、学术权威，必是高品格、大学问之人。但是几年前，一

名牌大学校长在向来宾赠送一幅小篆书法条幅，并当场诵读时，被一个“俦”字卡住了，有点儿难堪，后经人提示方得以圆场。“俦”字出现在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赠梁任父同年》一诗中：“寸寸河山寸寸金，俦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本是常见字，即使是小篆体，一般人有点难认，但作为大学校长，在那种场合哑住，还是令人觉得斯文扫地。再如，一位被誉为文化大师的学者在电视上给大众普及文化并布道，自己却把并非十分生僻的“仁者乐山”之“乐”念错，表明他不理解“乐”字在这成语中的含义，有点儿尴尬吧？又如一位被称为“才女”的歌唱家在唱《赤壁怀古》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时，把“纶”发成了“伦”音，倒是一唱灰飞而过，不